

## 第十九回 生員聚眾鬧轅門 巡撫都堂強斷婚

話說花文芳，到了轅門，投過帖子，東方白遠遠迎著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。東方白道：“世兄昨日別後，即刻將錢塘縣傳到，吩咐將馮旭嚴加訊問，定他死罪。他道馮旭是個生員，我又吩咐學官摘去他的衣衿，早早問罪，世兄好娶世嫂過門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多謝世兄，小弟特為此事而來，那孫知縣傳拿魏臨川到案對，質是不肯放他出來，他就把我家人叫上堂講了許多不情的話，又把錢林釋放，這也罷了，不過是看他妹子分上。怎麼將馮旭略略夾了一下，定了個罪。”東方白道：“定了個甚麼罪？”花文芳道：“問了個一千里徙流罪？但馮旭不死，錢月英怎肯改嫁，還求老世兄做主。”都堂聽了大怒道：“孫知縣這般膽大，不聽我的話。”文芳道：“知縣不把我放在眼裏猶可，他是我的父母官，怎麼連世兄是他親臨上司，吩咐他的言語，全然不理？令人可惱。”東方白被花文芳幾句言語一激，滿面通紅道：“世兄請回，知縣詳文未到，如到批將下去，著他將原差犯人一齊解到轅門親訊，將馮旭問成死罪，錢氏斷與世兄為婚便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多蒙世兄費心，為我問了馮旭死罪。倘孫知縣不肯如之奈何？”東方白道：“孫知縣若再無禮，先將他參了。”花文芳打一躬道：“多謝世兄！”起身告辭，東方白送出儀門，一躬而別。

不表花文芳回府。再表堂官，手捧各府州縣文書進來送到大人面前批閱，東方白觀看良久一一批過，看到錢塘縣相府人命盜案，見他詳文寫得明白，馮旭夾訊已定徙流一千里，錢林無事釋放回家。東方白看完自道：“花公子適纔所言句句不差。”大怒，隨將詳文批道：賊物俱獲，怎為無事？無辜釋放，人命關天，安得千里流徙可償？明是徇私，必有隱情。仰知縣原差卷案一千人犯，親自解轅，聽候本部院親提訊審。限次日早堂伺候毋違，慎之慎之”。登時發出文書。

孫老爺正坐私衙，祇見宅門上的家人，將詳文拿進稟道：“詳文都堂大老爺批回。”孫知縣將文書接見，見上面朱筆批下，要將人犯原卷，提解轅門聽審，好不害怕，歎道：“馮旭也是你命該如此，遇了真對頭。那個不知都堂是花太師的門生，這一解上去，祇怕是九死一生。”祇得標了虎頭牌，到監將馮旭、錢林提到內堂。

孫知縣道：“本縣念你二人俱是讀書之人，本欲開活你的死罪，無奈撫臺大老爺，將詳文批下，要解轅門親審，想你二人上去祇怕凶多吉少，須要仔細小心，口供祇照原詞還有生路，倘若改變，性命難保。”馮旭、錢林稟道：“還求大老爺作主，奈小人實是冤枉。”知縣道：“本縣明知你是冤枉，亦非本縣不代你二人做主，奈上司親提，叫本縣如何遮蓋？”馮旭、錢林齊聲哀告道：“還求老父母將文書再詳上去。”孫老爺道：“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本縣豈無惻隱之心，祇怕為你這段公案，連本縣的前程都付於流水，且到明日親提轅門，候大人審過再處。”二人叩謝，仍然收監。一宿已過，次日清晨，孫老爺吩咐刑書將原卷抱了，人犯一齊解到轅門，將文書手本，先投進去。候不多時，祇聽得傳點開門，大炮三聲，吹打三遍，衙役紛紛奔走，繼後三咚鼓響陞堂，但見：

三聲大炮，轟天如雷。轅門鼓聲，奏樂開門。肅靜回避牌分左右，部院牌、巡撫牌擺列衙關。兩面飛虎旗，綾錦顧繡；清道旗、令字旗，盡是鎔金。劊子手頭插雉尾，捆綁手手拿鐵索。幌幌鳴鑼軍士懼，悠悠喝道鬼神驚。紅黑帽似虎如狼，夜不收如魔似怪。明幌幌刀輪出鞘，寒森森鉞斧驚人。瓜槌斜對金畫戟，鋼叉緊對鐵勾鐮。巡捕官站立高堂，手忙腳亂；中軍官侍立兩旁，拱候步趨。祇聽得三聲鼓響登堂，一派高呼陞座。

大人陞堂已畢，各官參謁分立兩旁。祇聽得一聲報名：“錢塘縣進。”內役應聲：“進。”孫知縣來至大堂行禮，參見已畢，侍立公案前右首。大人問道：“原卷、人犯俱齊了麼？”孫知縣道：“俱在轅門伺候。”祇見錢塘縣刑房書吏捧了原卷，送上擺列公案，復轉身走下堂來，向上跪稟道：“錢塘縣刑房承行書吏，叩見大人。”都堂道：“相府人命、盜案兩件事都是你承行麼？”刑房又磕了一個頭道：“是”小人承行的。”大人將頭一搖，門子唱道：“起去刑房。”又磕了一個頭，站在旁邊。都堂向著孫知縣道：“原卷、人犯俱齊。貴縣回衙理事，本院審明，貴縣再出詳文便了。”孫老爺連打三躬，至滴水檐前，又打三躬，慢慢退下去。走到轅門外，上轎回衙不表。

再言都堂將原卷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叫承行書吏，刑房忙跪下答道：“有。”大人道：“我看你這原卷，因姦不從殺死人命，是你承行的麼？”刑房道：“小人承行的。”大人道：“怎麼這樣重事，祇問個徙流之罪？”刑房稟道：“此乃小人本官所定，與小人無干。”大人道：“你這該死的奴才，通同本官作弊，賣朝廷之法。”遂向籤筒內抽出六根籤，往下一擲，祇聽得一聲響，眾役吆喝如雷，五個衙役不由分說，扯將下去，五板一換，打了三十大板。大人刑法好不利害，這個承行的書辦，那裏當得住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，死去還魂。大人吩咐放起，那書辦那裏扶得起來，祇得拖過一旁。大人提起朱筆在馮旭名字上一點。站堂官叫道：“帶馮旭進來。”馮旭看見這般威嚴，嚇得魂不附體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曉。

不知馮旭進，來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